

在迪拜看世界第一

◆ 朱效文 文/摄

都说奢华是迪拜的符号,但在在我看来,迪拜除了奢华,也有实实在在的美,美得轰轰烈烈,美得精彩绝伦。在沙漠中建座城市并不稀奇,迪拜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雄心,它的视野,它的非凡的艺术品位和它的实干。

迪拜人爱争世界第一。他们奇迹般地在松软的沙漠上盖起了世界第一高楼——828米的哈利法塔;远远看去,像一把锋利的银色长剑直刺蓝天。他们以惊人的想象力,在大海中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棕榈岛;整个岛的形状就像一棵安卧在大海中的棕榈树,一刻不停地讲述着迷人的阿拉伯童话。迪拜人擅长经商,他们不光盖起了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 Dubai Mall, 甚至连机场里 24 小时营业的免税店,规模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迪拜人雄心勃勃地对世界说:看世界第一,来迪拜吧!

迪拜很少降雨,但这座阿联酋最大的城市里,却到处可见绿色的河水在悠然地流淌;除了迪拜河,更有数不清的运河。其实这河水的水大多是海水,而不是淡水;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迪拜人把沙漠人群对水的迷恋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干燥的沙漠中创造出了一个水的世界。

在一条优雅的运河边,我看到一座扭曲到 90 度的摩天大楼;仿佛一个舞者,在运河边旋转起舞。这样美妙的建筑,即使在喜欢标新立异的欧洲,也很少见。漫步在河边,与这栋梦幻的高楼独处,竟有一种身处天堂般的感觉。

在七星的帆船酒店里,除了体验奢华,还能观赏到很多融阿拉伯艺术和现代艺术为一体的建筑装饰奇葩。在大堂两侧柜台的背后,各站立着一只巨大的金色海螺。那一圈圈的螺旋,能让你联想起大海的波涛和悠扬的螺号,联想起从海螺中走出来的神话故事。在大堂的屋顶上,有一颗硕大的金色水滴,闪闪烁烁,仿佛即将坠落,它是否暗示着沙漠对于水的梦想和依恋?听说这酒店里所有的金,都是用真金做成。但在我的眼里,这不仅仅是奢华。当奢华俯身于艺术,艺术便给了奢华以灵魂和品位。于是奢华本身,就成了艺术的点缀,丰富了艺术的魅力。

迪拜是一个奇迹,一个神话。但它更像一个童话,因为它还非常年轻。在城市的各处,到处可见在金融危机过后重新崛起的工地。也许几年后,新的迪拜又会把新的奇妙故事讲给世界听。

傍晚时在迪拜老城的小巷里穿行,看迪拜人在家门前席地而坐,悠然地聊着天,吸着水烟,优雅地望着我的镜头微笑,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里是迪拜奇迹开始的地方。



风情

早春 的枫糖节

曹致佐

早春三月,山林尚未脱卸寒冬的残迹,但冰河已见开裂,冰层下的河水在淙淙流淌……

来到加拿大的“糖浆之都”——拉纳克山林,游客都兴奋地换乘四轮马车。马车夫假意朝空中扬鞭,马儿拉着马车不紧不慢地进入林中小道。乍暖还寒,林中的树梢还挂着冰棱、冰针、冰珠;向阳处,水汽茫茫,雾淞凝结枝头……朦胧中我看到枫林中出现了一顶顶野行帐篷。有些刚到的人,正在架设帐篷;也有人在张灯结彩,林中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这儿把野营帐篷叫作“糖季营帐”。我们一行便租了一顶安营扎寨。这儿的枫树叫糖槭树,是北美洲的独特品种,也叫糖枫,树干直立可达 40 米,是珍贵的木材,可做桌球的球杆;树浆甜如奶汁,可熬制枫糖浆及其他多种食品,风味独特。很久以前,一位印第安猎手在一棵枫树下煮鹿肉,发现鹿肉有甜味,抬头一看,大枫树正往锅里滴着树汁,他用手蘸了几滴送入口中,枫树液竟然是甜的。枫树一般能活 300 年,树龄超过 30 年才可以打洞采浆,一般只钻一个洞,使它能休养生息、恢复元气。若高龄枫树通常可以钻 3-4 个洞,可持续出浆 250 年。这片枫林已有 200 多年的树龄。每一棵大枫树每天可采集 4 公升的树液,约可制成 1 公升的枫树糖浆。采集枫树液需要合适的季节和气温。每年 2 月至 3 月的 4-6 周内,而且夜间须 0℃ 以下,白天在 5℃ 以上。

当太阳的第一道光投射在干枯虬枝之时,林子里静得没有一丝声响。众目睽睽之下,林场工人用手枪钻在 1 米高的开裂的树皮上钻洞打洞(洞深 5 厘米),刹那间,琥珀色的浆液就从这伤口顺着透明的塑料管一滴一滴流入用桦皮做的小木桶中。液汁红得像血,悄然无声,涓涓而流,顿时,人们欢呼雀跃,奏乐歌唱,载歌载舞庆祝枫树百年生涯的慷慨奉献!接着第二株枫树也钻洞,引液,再接着第三株、第四株……下午,林场工人把刚采下的一桶桶液汁倒入一口口大锅,烈火熊熊,沸腾的液汁飘荡着诱人的香味……至于酿制,已采用先进的不锈钢管道把枫树液汁直接从树上输送到加工厂进行枫糖浆的酿制。经分析测试表明,枫糖浆不仅是天然加甜剂(树液含有 3% 的白利糖度),口感独特,香甜如蜜,且因其含有低钠、高钾、高钙、镁等矿物质,营养丰富,是加拿大人引以为豪的“健康天使”。

不一会,一锅锅滚烫的枫糖浆端到了长木桌上,一桶桶白雪也放到了桌上,人们用枫糖浆和着白雪凝成又热又软的糖团,然后用小木棍将糖团捻成小团,它外层冰凉,里面却是热的,大家戏称这是“太妃糖”。

深秋,万木凋零,枫叶却灿若红霞,唯我独秀;严冬,当枯裂的躯干遭受冰霜雨雪的摧损,蛰伏冻土的根须却在沉睡僵硬的土块中拼命吮吸养料,蓄势待发;早春,当荒芜的深山还不见草长莺飞,它却用自身的液汁率先给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这种舍我其谁,超越一切的精神世界是何等高雅浑朴,何等超凡脱俗!

面孔

塞内加尔河是西北非洲最大的河流,长 550 公里,发源于几内亚,流经马里,在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交界处汇入大西洋。下游三角洲地带河宽 500 多米,水面平静。每年 5-9 月河水泛滥,可淹没 20 公里宽的地域。沿河谷分布有无数沼泽湿地、湖泊洼地。因水分充足,加之泛滥带来了细土,两岸土地肥沃,丛林茂密。丛林草地上活跃着各种野生动物。每当我们的吉普车驶过,喇叭声常常能惊动起正在草地上嬉戏的猴群,它们立

野生动物的乐园

◆ 王刚菊

刻拖儿带女慌慌张张地奔逃,有的大猴子发现小猴子落在后面了,又跑回去背着或抱上小猴子再向前跑,转眼间就从视野中全部消失了。过一会儿,又会遇到一群猴子,又可欣赏一番同样的景象。草丛中最多的是野猪,常常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寻找食物,发现有人来时就竖起黑黑的小尾巴,没命地胡闯乱逃。据说丛林中还有野马、野牛、长颈鹿等。这一带方圆有几十公里,是个天然的狩猎场。只要向当地交纳一定租金,就可骑马或驱车

在丛林中打猎。法国航空公司还为他们的飞行员在此建立了豪华的狩猎营地。

河滩上常可见到鳄鱼,有的潜伏在草丛中,也有的在沙滩上懒洋洋地晒太阳。当我走上前去照相时,它们才眨巴着小眼睛,懒懒地退入水中。

河谷地带辽阔肥沃的土地大多荒芜着,羊群、牛群随便放牧在草地上,主人也不去看管,只在帐篷里饮茶聊天。辽阔的草地资源是取用不尽的。西非的海岸是奇异的、富饶的、等待着开发的。

心得

那个宁静的岛屿

◆ 吴建民 文/摄



今年春节,想逃离上海,目标选中巴厘岛。2月7日我们从上海出发,是零时 35 分。在漆黑的空中飞行 6 个小时以后,飞机在印度洋的巴厘岛渐渐着落,蒙蒙亮的晨曦映衬着蓝色的海洋,海像一个巨大的河床,机场像一艘航空母舰,飞机滑行的距离似乎很有限,但还是稳稳地把我们带到了本色自然的巴厘岛。

为了省事,这次出行前经上海旅游资深人士杨总推荐,我们参加了亨泰旅游开发公司的国际旅游度假分时制,成了上海瑞纳国际度假俱乐部的白金会员,出行前的一切旅游计划、行程安排、出国手续等,都由俱乐部为我们操办。因

我们是自助游,又不懂英语,若没有强大的后台支持断不敢轻易冒进,俱乐部给了我们这样的安全感。

在巴厘岛,所有的建筑都有“安全门”,这种门是那里的一道奇葩一种风景。对称的雕塑往往是用火山石雕刻而成,各种奇禽怪兽的造型目不暇接。据当地司机说,这是当地岛民用来拜土地公公和天神的,求得一种命运的安宁。就连马路上也比比皆是,每到一个新的地界,就会出现这样的高耸入云、鬼斧神工的门神。宗教,在巴厘岛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条我叫不出名字的马路边上,导游带我们欣赏了集中

在一起的 5 座教堂和寺庙。它虽没有梵蒂冈的气派,却给了我们别样的宁静。很不起眼的马路,有小推车卖着小吃,我们的司机在那里买了小吃蹲在路边解决了自己的午饭。

那天下午来到情人涯(望夫崖),在海边悬崖亭子里喝下午茶。我们的伙伴居然是猴子兄弟姐妹,他们跟游客相处得像自家人一样。我的一盘香喷喷的烤香蕉放在桌子上,我准备欣赏好情人崖迷人的景色时再吃的,一不留神,说时迟那时快,被一只猴子蹿到桌上哧溜抢走,引得周边众人哈哈大笑不已。

来到印度洋的一个海湾,我下了海。深蓝色的海洋,给人一种无比强大幽深的感觉。人,本来是自然之物,却因在城市生活太久而疏远了大自然,尤其我们这些每天囿于水泥森林里的人,更是遭受自然遗弃报复。此刻跳进大海,随着印度洋水波浮动,甚是惬意自由。

途经无数丘陵似的羊肠小道之后,来到酷似唐朝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梯田。这里静谧、葱绿、凹凸有致,一个个小亭镶嵌在山坳椰林里面,品茗闲聊,情侣幽会,真是仙境。那种宁静,是我们城市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这令我想到顾城自己开辟的孤岛田园,想到陶渊明的恬淡仙境。金巴兰海滩的落日与晚霞,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描绘的美与静。巴厘岛的男女,黝黑的皮肤透着古铜色的亮,眼神专注而又淡定,他们也是神奇大自然的一部分。